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海録碎事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海録碎事卷十二　　宋　葉廷珪　撰

臣職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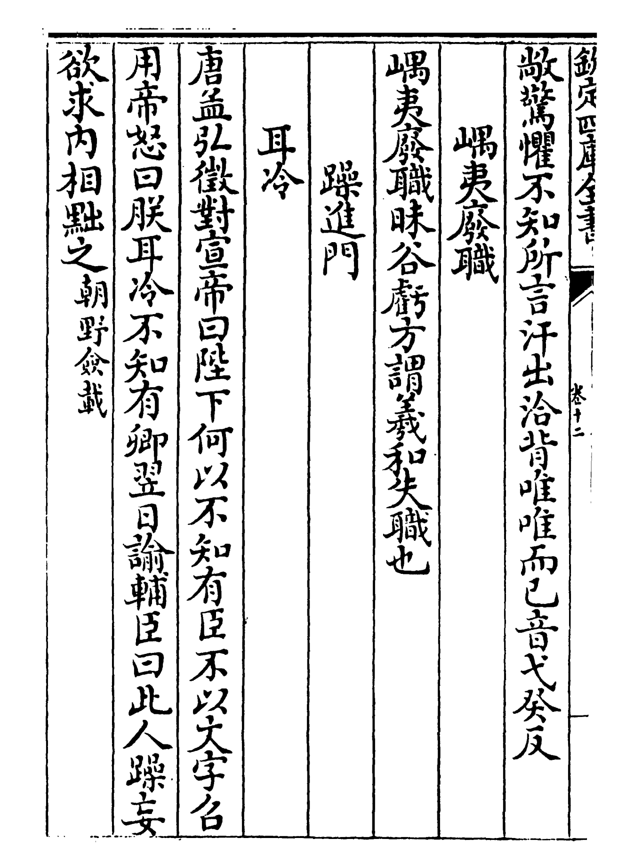
臣不稱職門

三褫見御史門

鵜翼與譏

鵜翼與譏猻裘獻誚言不稱也

唯唯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音弋癸反

嵎夷廢職

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謂羲和失職也

躁進門

耳冷

唐孟弘微對宣帝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諭輔臣曰此人躁妄欲求內相黜之朝野僉載

齧録

沈佺期作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齧録袍笏未賜牙緋帝大笑遂賜之

行賣

武帝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四方士多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注衒行賣也

偷榮昧進

偷榮昧進日爾一日 庾元規表

恬退門

榮心日頹

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日篤嵇康書

機務纓心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纓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嵇康書

少日

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

沓然有歸歟之情歸去來詞

慘酷門

肉鼓吹

外史檮杌偽蜀李匡遠為少府監嚴刻常聞捶楚之聲謂人曰此吾一部肉鼓吹

東濕薪

漢書甯成為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謹上嚴下如束濕薪

斥虎

馬融云暴斥虎獄（嶽）醫熊蒼頡篇云斥大也醫狂也吉曳切

虎而冠

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五王傳

次骨

杜周内深次骨注其用法深刻至骨

五虎入市

臨賀王蕭宏謀弑逆其子正德同侯景陷臺城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謡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

天狗下

畢祉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

狼摯虎攫

狼摯虎攫懷殘秉賊言酷吏也

刑酷然炭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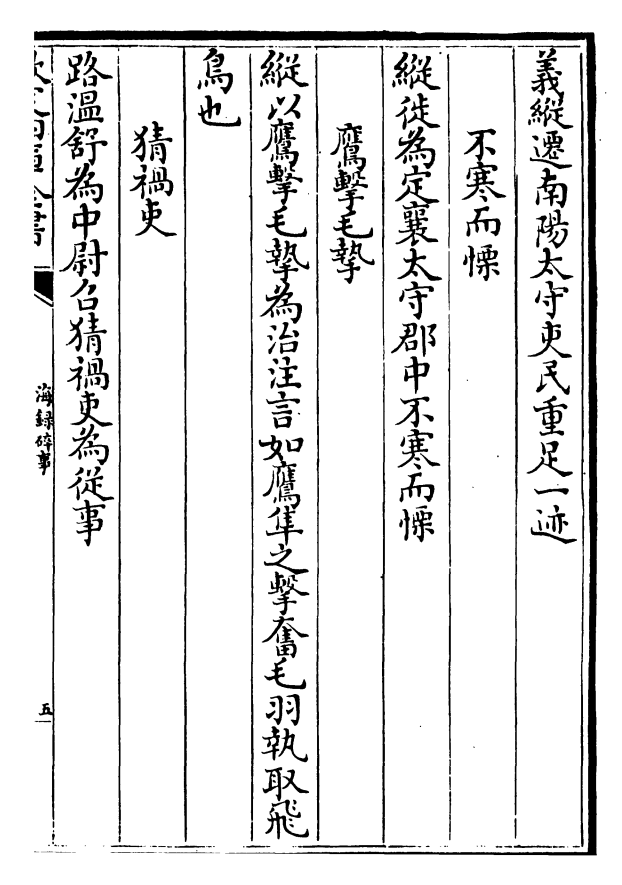
見被以罪

王莽誅不附已者樂昌侯王安見被以罪自殺注被加也

狼牧羊

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

重足一迹



義縱遷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

不寒而慄

縱徙為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慄

鷹擊毛摯

縱以鷹擊毛摯為治注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猜禍吏

路溫舒為中尉名猜禍吏為從事

股弁

嚴延年論殺趙掾吏皆股弁注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胷息

延年遷河南太守豪强胷息注胷歛也屏氣而息

獄文

延年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時號

屠伯

屠伯見上

韓盧取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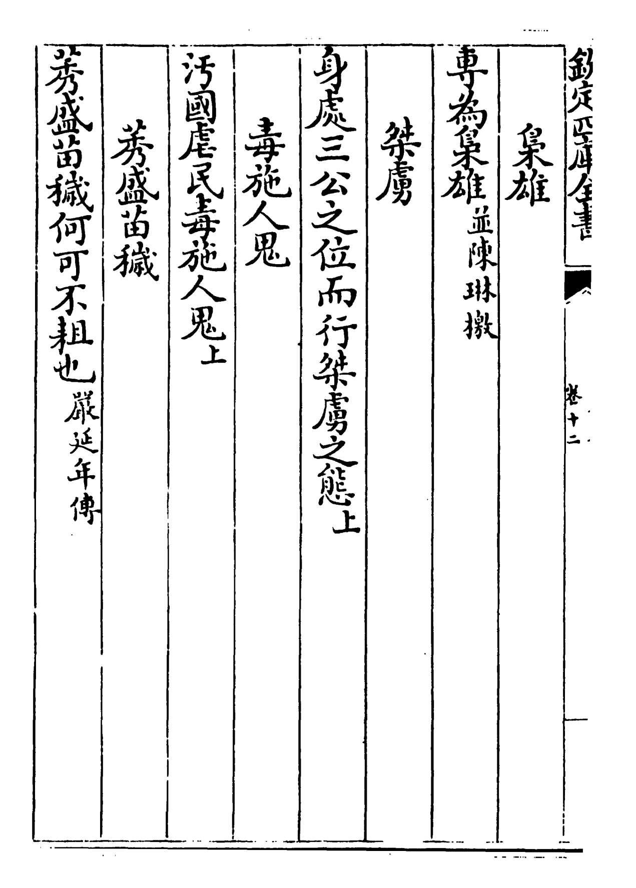
張敞與延年善聞其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注言良犬之取兎仰觀人之意而獲之

虎傅翼

周書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

細政苛慘

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梟雄

專為梟雄（並陳琳檄）

桀虜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上

毒施人鬼

汚國虐民毒施人鬼上

莠盛苗穢

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嚴延年傳）

虎穴

尹賞修治長安獄為虎穴捕少年惡子以次納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盡死

膝拳於頂

郭霸自刿而唱快萬國俊披遮遽亡崔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此四人武后時酷吏

一錢棄市

隋文帝尚慘急定盜一錢棄市法

著即承

來俊臣作大枷有十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

僭擬門

車畫龍虎

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都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黄紈方領

翔鳳硯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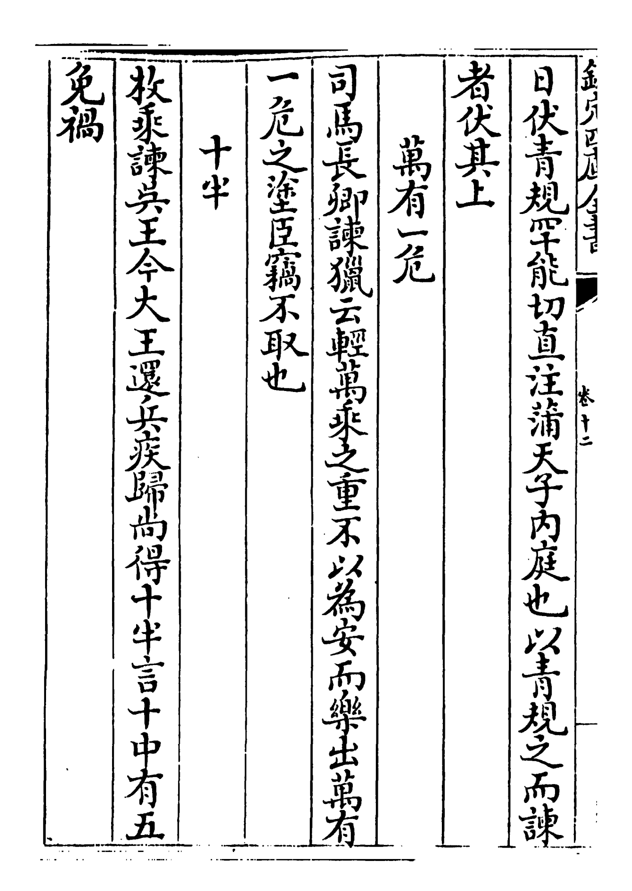
梁天監四年有司奏吳令唐庸鑄盤龍火鑪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

諫諍門

懇至

諸葛亮欲南征王連諫以為一國之望不宜冒險而行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

青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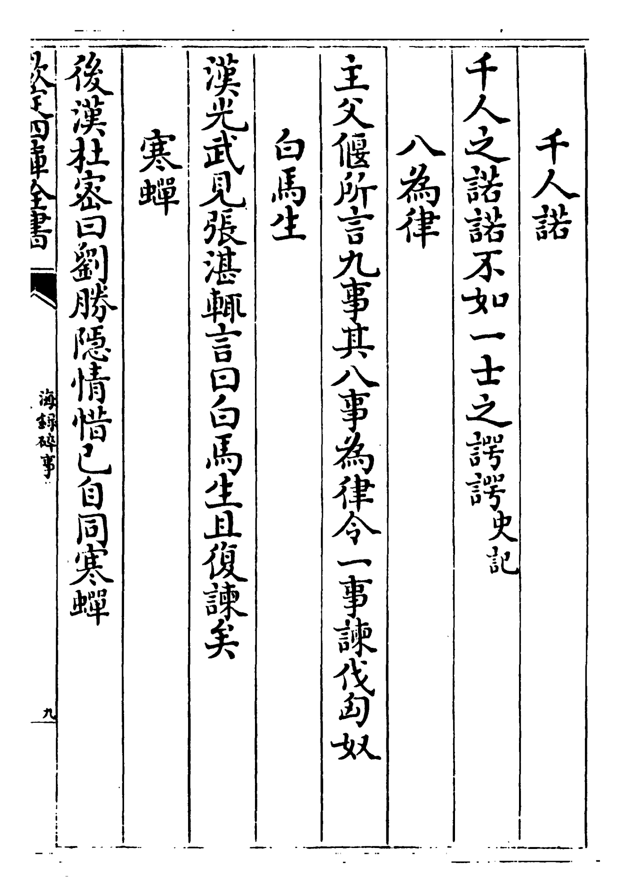
日伏青規罕能切直注蒲天子内庭也以青規之而諫者伏其上

萬有一危

司馬長卿諫獵云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臣竊不取也

十半

枚乘諫吳王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十中有五免禍



千人諾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史記

八為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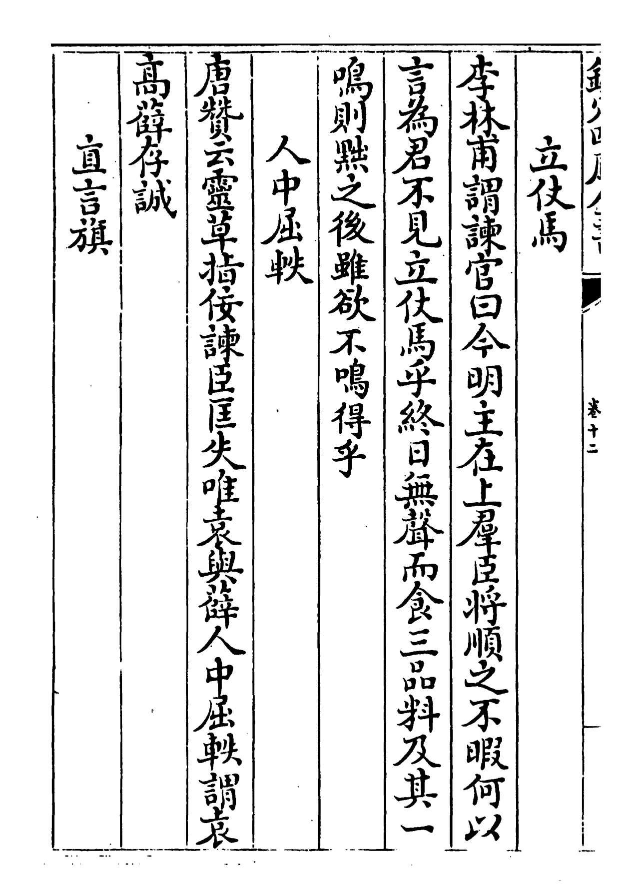
主父偃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白馬生

漢光武見張湛輒言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寒蟬

後漢杜密曰劉勝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立仗馬

李林甫謂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以言爲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則黜之後雖欲不鳴得乎

人中屈軼

唐贊云靈草指佞諫臣匡失唯袁與薛人中屈軼謂袁高薛存誠

直言旗

朱雲猶捍直言旗 杜牧之

摩切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 王生與益寛饒書

乍賢乍佞

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 王尊傳

卓詭切至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辛慶忌等訟劉輔書

孤體卑

狐體卑而雄信之子胥諫夫差之言

握筆草狀

劉寛夫為左補闕因論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敬宗怒命宰相須推排首來寛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

諫曹

權德輿云臣職在諫曹合采羣議

遺補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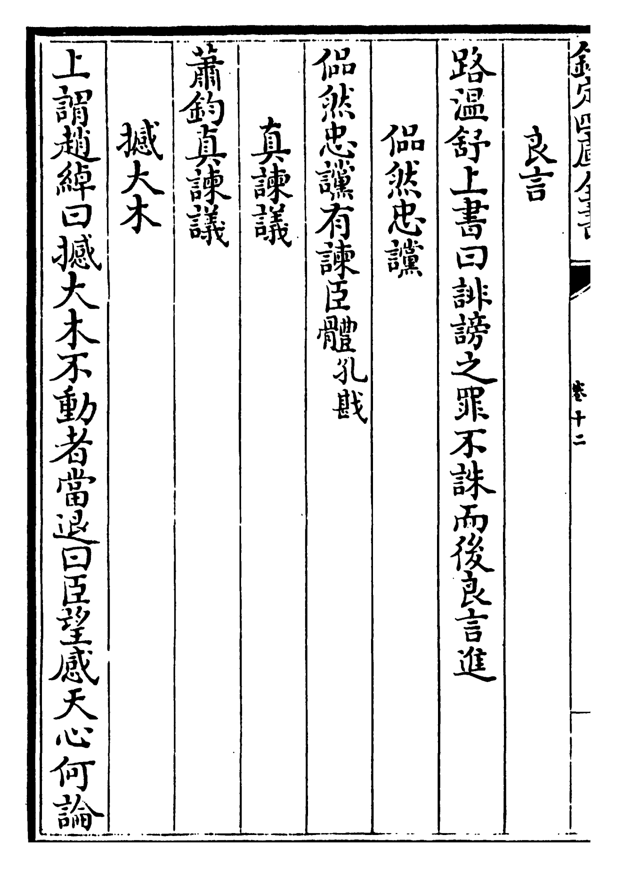
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糺彈省中多士
旨趣不同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出職林

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云身是諫官日請諫紙

獻闘羊

玄宗欲討吐蕃張説因獲巂州闘羊上表獻之以伸諷
諭



良言

路溫舒上書曰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

偘然忠讜

偘然忠讜有諫臣體孔戣

真諫議

蕭鈞真諫議

撼大木

上謂趙綽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隋書

啜熱羮

上又曰啜熱羮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

前隋書

一把菜

陳蕃諫靈帝曰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賜錢千萬令陛下除拜郎吏無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菜耳

兩袪高蹶

子胥諫吳王伐齊不聽兩袪高蹶而出於庭曰吳朝必
荆棘矣注兩手舉衣而高蹈以出也

奇觚

奇觚率爾操諷諫欣然納李德裕

孤論難持

孤論難持獨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杜恕上疏云

公規密諫

臨菑侯植有寵桓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

規䂓諫前後懇至

面折庭爭

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

靈臺候

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議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匡武王有靈臺之候

章奏門

練達事體

後漢胡廣練達事體明解朝章

露劾

露章明劾之

容如蠶

太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容如蠶李賀

反支日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漢明帝罷之注反支日用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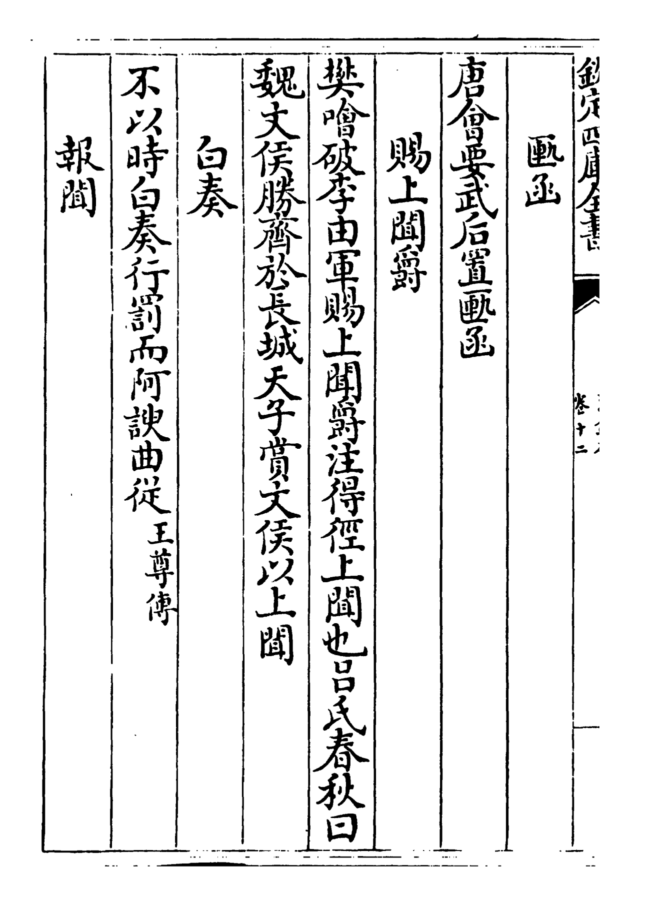
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
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
日反支 出王符潛夫論

皂囊

漢靈帝以妖異數見特詔問蔡邕以皂囊封上注凡章
表言密事用皂囊

章表

漢制有章奏表駁四等



匭函

唐會要武后置匭函

賜上閤爵

樊噲破李由軍賜上聞爵注得徑上聞也吕氏春秋曰

魏文侯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

白奏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王尊傳

報聞

上書言便宜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蕭望之傳

需頭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表者不需頭蔡君謨詩禁林京尹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

駮議

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者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若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

議異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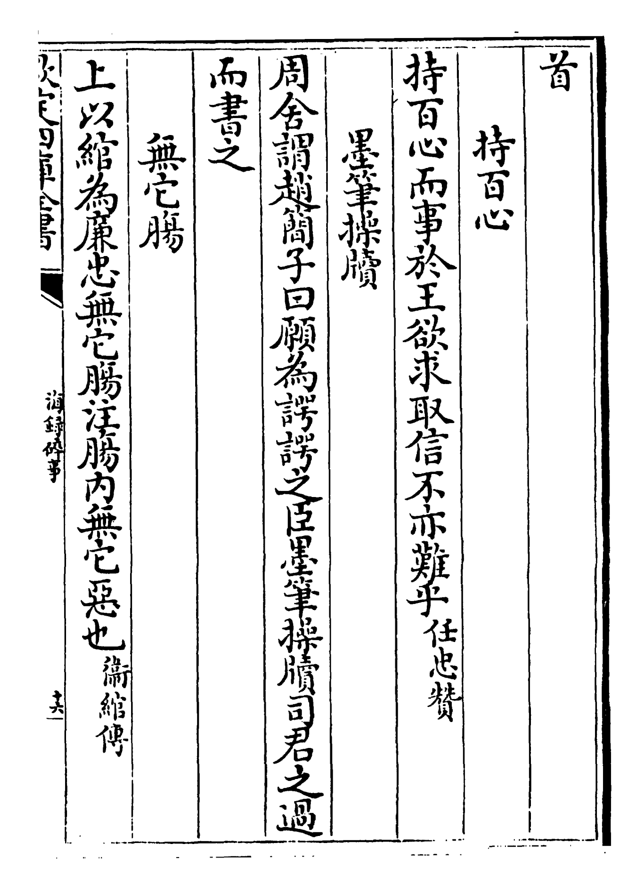
忠勤門 不忠附

宻勿

宻勿軍國心力俱盡注宻勿黽勉也 傅季友表

不忠首

翟方進奏張放罪言放為臣不忠首注不忠之罪放為



首

持百心

持百心而事於王欲求取信不亦難乎 任忠贊

墨筆操牘

周舍謂趙簡子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司君之過而書之

無它腸

上以綰為廉忠無它腸注腸內無它惡也 衛綰傳

款款忠

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 離騷

累繭

累繭救宋重胝存楚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以乞師救楚

畢志

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 六代論

京尹門

黃圖

白簡嘗持憲黄圖復尹京李尚書挽詩蔣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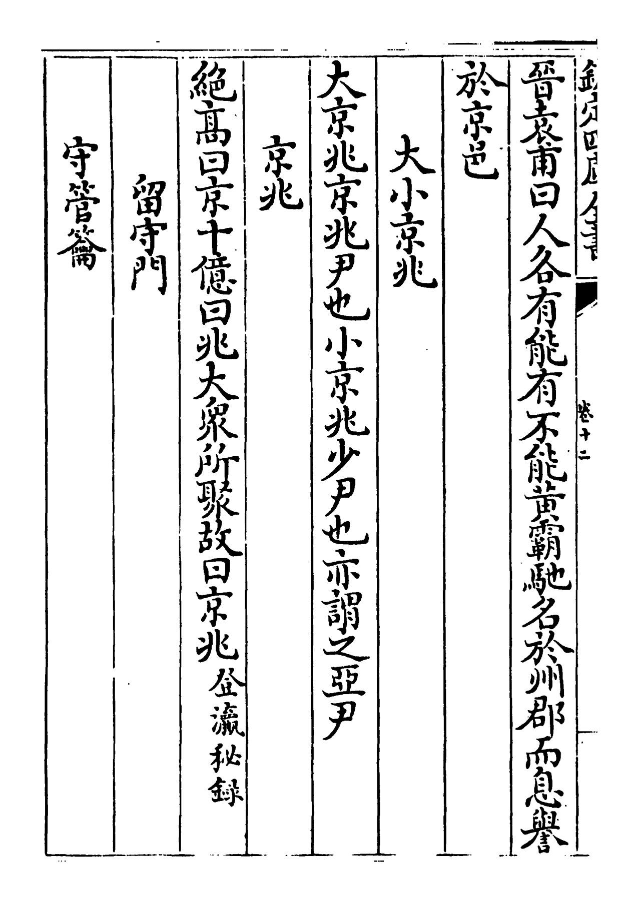
不拘科制

太祖令夏侯惇尹河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

輕薄尹

許玄度停都下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少時不往使我成輕薄京尹世說

息誉京邑



晉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

大小京兆

大京兆京兆尹也小京兆少尹也亦謂之亞尹

京兆

絶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登瀛秘録

留守門

守管籥

蕭何以信謹守籥言高祖出何嘗居守也

卧鎮

唐文宗授裴度北都留守度辭以疾帝曰卿雖多病為朕卧鎮北門可也

勇夫重閉見刺史門

留後

節度使朝覲則置留後

留守

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

留臺

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置留臺

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刺史門

皂蓋見鞕蓋門

朱轓

漢景帝詔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

白鹿挾轂

鄭弘為淮陰太守有白鹿挾轂而行主簿黄國賀曰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奮髯

漢朱博子元為瑯琊太守怒吏奮髯抵案

元僚

北史柳虯為秦州刺史獨孤信長史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

人之爹

蕭憺為荆州刺史恵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爹徒我反荆土方言謂父為爹始興憺封也梁宗室

鐺脚刺史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與瀛州賈敦頤洛州鄭德本俱有美政號鐺脚刺史

瓠壺

張裔為益州太守耆率雍闓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孫權蜀志

分虎

分虎出守謂虎符也任彥升表

衣繡晝行見逆旅禁歸門

黄堂

郡國志平江太守所居即春申君之子為假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黄故曰黄堂

西陵石

江革自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將還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乃於西陵岸取石數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風月主人

偽蜀歐陽彬守嘉州曰青山緑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是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獨立使君

文帝命裴俠别立謂諸牧守曰俠清慎奉公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時號獨立使君

鬱林石

陸績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巨石為

重至姑蘇置其門

食吴水

鄧攸為吴郡太守載米之任俸禄無所受唯食吴水而已

封使君

漢宣城太守封邵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薄德二千石

許玄度出都劉真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不去使我為

薄德二千石 世說

大小馮君

漢馮野王與其弟立相繼為上郡太守人歌之曰大馮

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大小鄭君

後魏鄭述祖為兗州祖父道昭亦嘗守兗百姓歌曰大

鄭君小鄭君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大小東陽

不至朱异門者惟大小王東陽耳謂王承及其弟幼俱為東陽守南史

合符

後漢傳燮為漢陽太守初范津舉燮孝廉及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

袁公玫

袁滋為華州刺史呂拜左金吾者耆耋鰥寡遮道不得進

揚於陵代之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郡將

郡將太守也出馬援傳前漢酷吏傳注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統武事

拜州

拜州之日志清姦惡 後漢

狗生氂

後漢岑熙為魏郡太守人歌曰狗吠不驚足下生氂

隨使戸

五代吳越儇鎮永嘉百姓悦慕及移姑蘇温人有攜家屬以從謂之隨使戸

佩蘇印

白樂天詩序云予去年脱抗印今年佩蘇印

牽羊壇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壇號牽羊壇刺史初至必牽一羊

諸壇令繞之以其遭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為刺史羊行六遭不止強止之果八年而遷襄陽耆舊傳

呼鷹臺

劉表任荆州刺史築臺名呼鷹仍作野鷹來曲上

手重五斤

陸餘慶為洛州刺史善論事而謬於判事時嘲之曰說事則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朝野僉載

趙家闕

趙賀知漢州吏不敢欺號趙家關言如關防不可越

先看徐孺

陳蕃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會稽雞

賀邵作吴郡初不出門吴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曰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吴兒於是至諸屯邸撿校得罪者甚衆

滿歲為真

趙廣漢為京兆尹滿歳為真

為郡表帥

幸得備位為郡表帥韓延壽

安官樂職

漢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

樂職莫有苟且之意

雅意本朝

望之自諫大夫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

不自得

治民考功

望之自少府為左馮翊左遷恐有不合意移病宣帝遣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三輔非有所闕也

學宫

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見諸生注學宫學舍也

裴錢

後漢張輔為東郡太守賜裴錢三十萬以之官

宰郡

晉書范甯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學臺王凝之上言謟曰若甯果如凝之所表豈可復宰郡乎

強起班春

崔篆以王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

廳事酒

晉劉弘為荆州刺史先是酒室中有齋中酒廳事酒猥酒同麴糵酒而優為三品下教不得分别

三品酒見上

洗足失

梁陰子春為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才術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東方千騎

欲識東方千騎歸藹藹日暮風塵起　徐伯陽詩

留胡牀

魏略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去留以挂柱

獵酒

五代漢聋思守上黨未嘗與賔佐宴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孔平仲續世説

惠養為本

柳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

折轅車

樊顯對光武曰漁陽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㡀布被而已

一言處分

權懷恩守宋州時楊德幹為汴州刺史以嚴肅齊名懷恩路由汴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過者謂德幹曰一言

處分便得何用此德幹大慙

尺兵戢

黄昌為蜀郡太守人謠曰兩日出尺兵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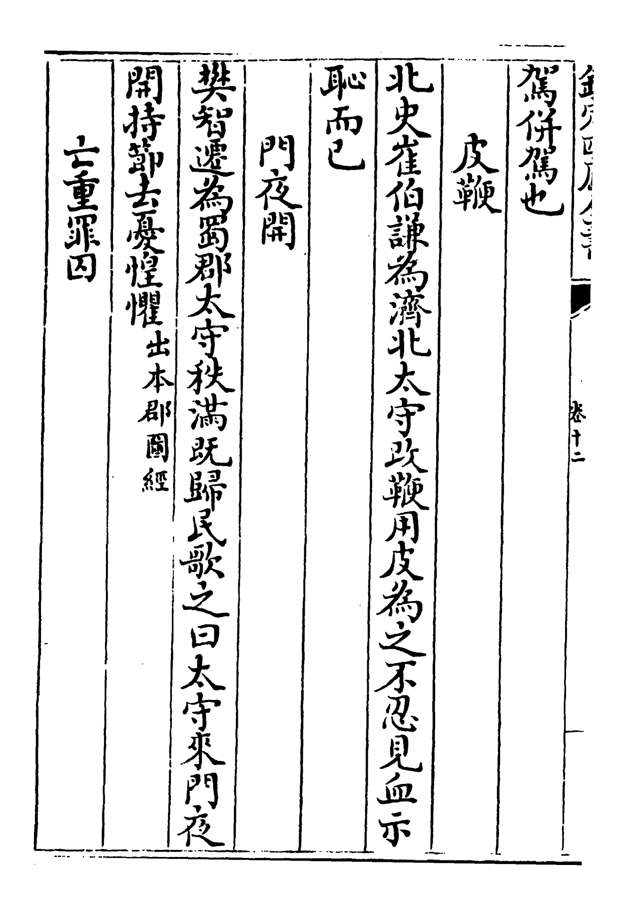
再為郡

魏相再為河南陶侃再為荆州黄霸冦恂並再為頴川

郭伋再為并州

輦車驪駕

冦恂為河内守以輦車驪駕轉輸注輦車人挽行也驪



駕併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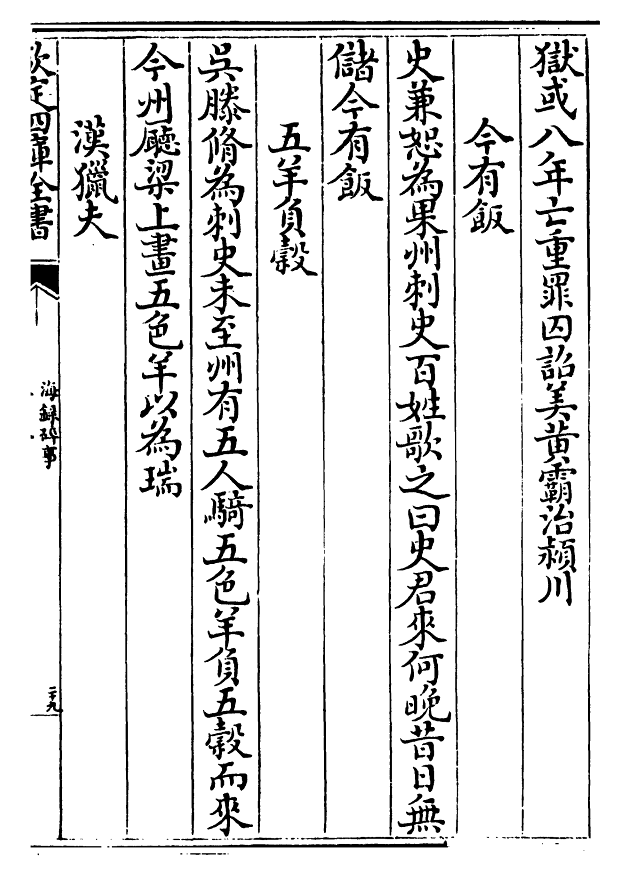
皮鞭

北史崔伯謙為濟北太守改鞭用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門夜開

樊智遷為蜀郡太守秩滿旣歸民歌之曰太守來門夜開持節去憂惶懼出本郡圖經

亡重罪囚



獄或八年亡重罪囚詒美黄霸治穎川

今有飯

史兼恕爲果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史君來何晚昔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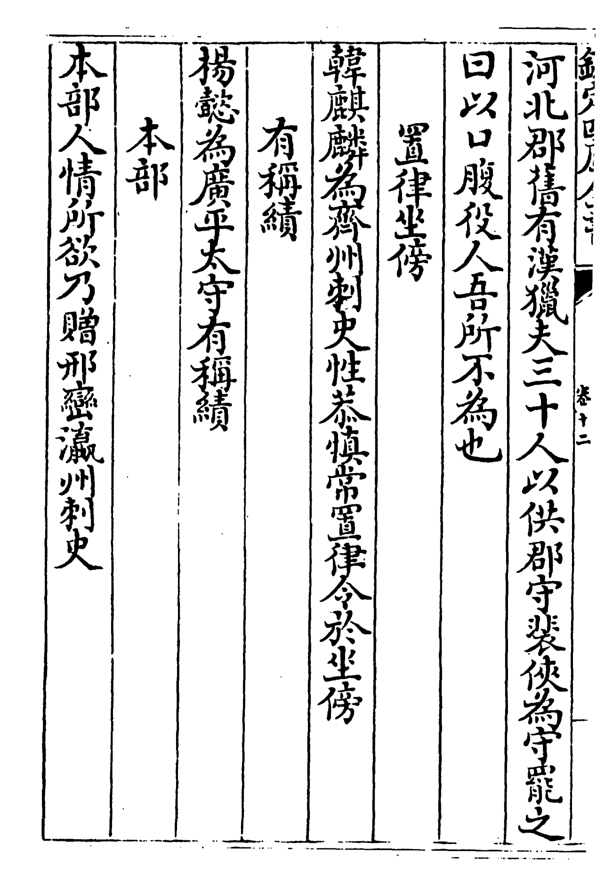
儲今有飯

五羊負穀

呉滕脩爲刺史未至州有五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

今州廳梁上畫五色羊以爲瑞

漢獵夫



河北郡舊有漢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裴俠為守罷之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置律坐傍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性恭慎常置律令於坐傍

有稱績

楊懿為廣平太守有稱績

本部

本部人情所欲乃贈邢巒瀛州刺史

東生散

乙弗郎為岐州刺史患積冷周文帝賜三石東生散令郎如法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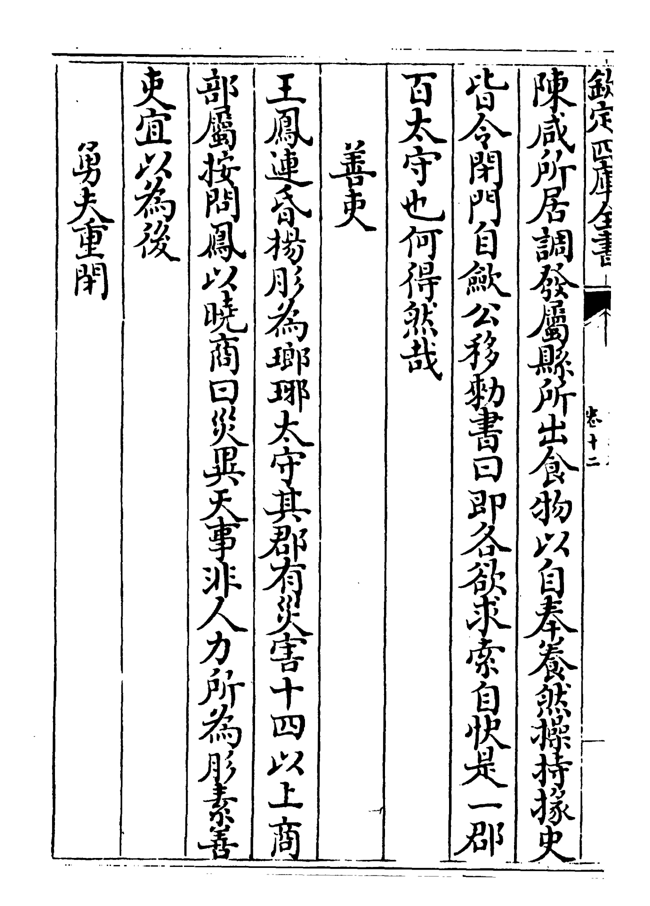
蠻左

賀拔勝為荊州刺史撫慰蠻左翕然降附

卧治

上以黯為淮陽太守曰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百太守



陳咸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然操持掾史皆令閉門自斂公移勑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善吏

王鳳連昏楊肜為瑯琊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以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肜素善吏宜以為後

勇夫重閉

樊子蓋留守東都帝謂曰公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 煬帝紀

以身試法

王尊守安定出教告屬縣曰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

部刺史

漢武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

行縣

漢制郡守常以春行所主縣

更名太守

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

無害吏

漢制太守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三尺階

東觀奏記於延陵授建州刺史宣宗問云建去京師遠

近對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後多建人卿若潔己奉公糾繩凋瘵則常若在朕前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則三尺階前便是萬里

東家犬

謝承漢書後漢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察視牧守治政優劣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外臺

謝夷吾為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

又晉書刺史國之外臺

戴帽餳

梁彦光為相州刺史欲以靜鎮之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呼為戴帽餳竟坐免後復請為相州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合境大驚

羅刹政

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韋焜為司馬趙達為清河令三

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嗔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卧淮陽

謝玄暉在郡卧病詩云淮陽股肱郡高卧猶在茲

諍辭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謂詞訟也謝玄暉時爲郡

明牧

徽管寄明牧謝玄暉

坐鎮雅俗

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任彦升牋

憑軾貴

主人憑軾貴謂作守 李嘉祐詩

決禁中

李德裕餞蕭潤州序內外闕官多委元輔惟割竹分寄

決在禁中

千里印 見印綬門

別駕門

別乘

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王化任居刺史之半

去屏星

孔恂巨卿為別駕從事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前屏星毀國舊制乃投傳去刺史追謝恂恂乃止

題輿

周景為豫州辟陳蕃為别駕不就景題别駕輿曰陳仲舉坐

綱佐

晉瑯琊王鎮廣陵高選綱佐以阮孚為長史

展驥

龐統字士元劉備以為耒陽令魯肅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先主與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贊治　郡丞

煬帝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贊治爲郡丞

持版答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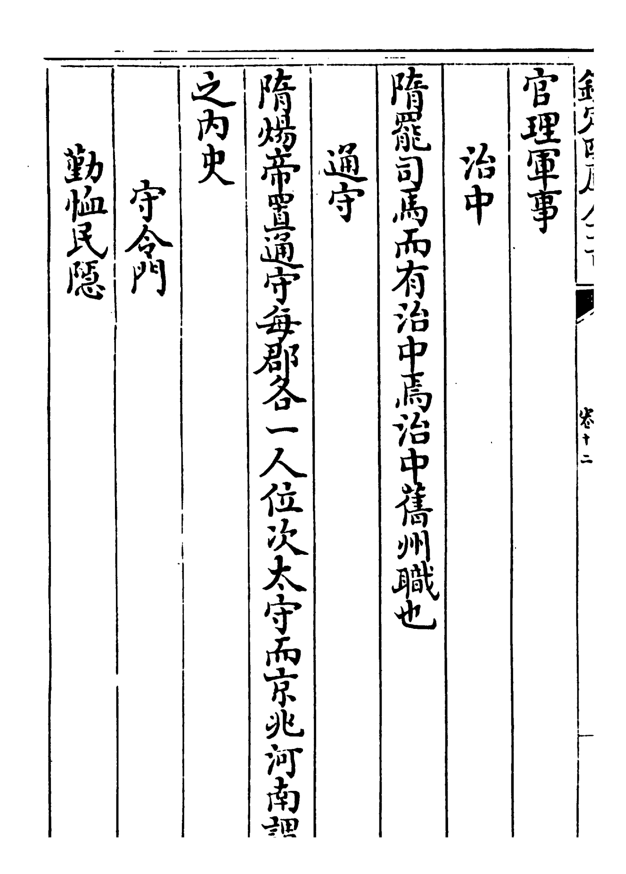
刺史六條曰州别駕治中部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長史

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

司馬

魏晉以後刺史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寮司馬爲府之



官理軍事

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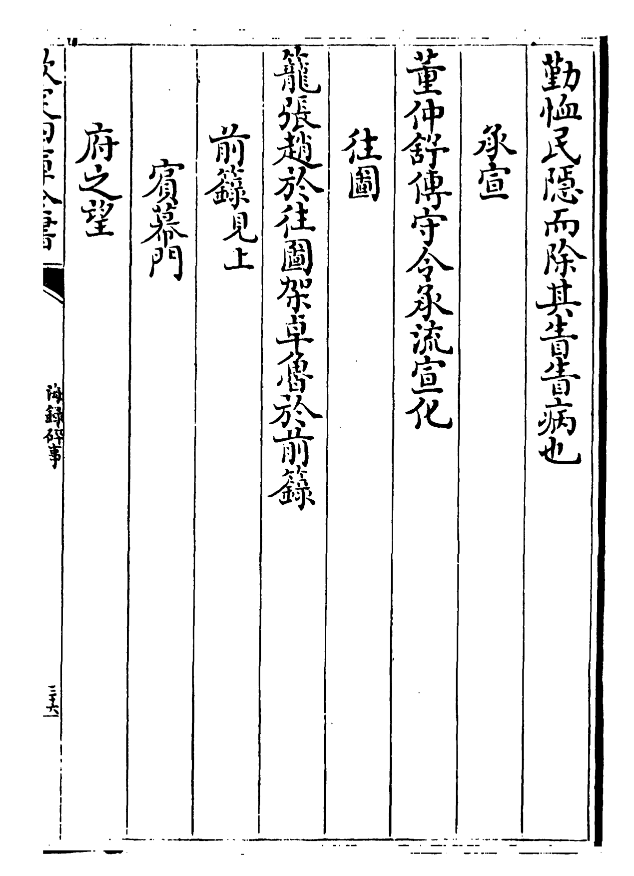
隋罷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舊州職也

通守

隋煬帝置通守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内史

守令門

勤恤民隠



勤恤民隱而除其眚眚病也

承宣

董仲舒傳守令承流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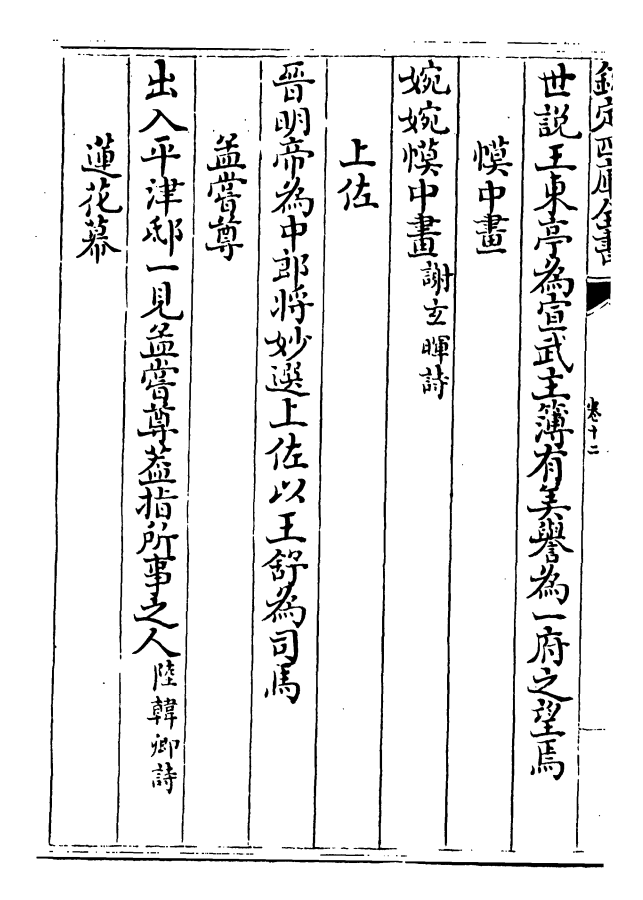
往圖

寵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

前籙見上

賔幕門

府之望



世說王東亭為宣武主簿有美譽為一府之望焉

幙中畫

婉婉幙中畫謝玄暉詩

上佐

晉明帝為中郎將妙選上佐以王舒為司馬

孟嘗尊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並指所事之人陸韓卿詩

蓮花幕

蓮花幕下風流客 韓渥詩

芙蓉幕

營開楊柳幕展芙蓉 四六集

莫府

李牧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史記

十離詩

元稹在浙東薛書記者預賓府因醉爭令以酒器擊傷

徵之遂出幕作十離詩犬離家筆離手馬離廄鸚鵡離

龍燕雛巢珠雛掌魚雛池鷹雛鞲竹雛亭鑑雛臺摭言

數句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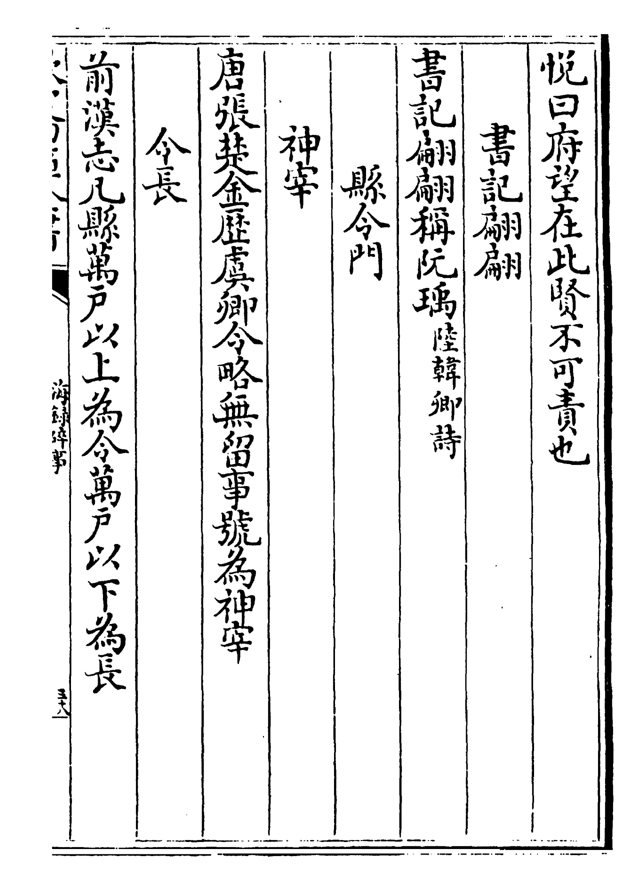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引韋思謙為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句客以重吾府

異席

許鳴謙為李栖筠判官有學識栖筠均常異席事多咨之

府望

王昕字元景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左右言其誕慢


悅曰府望在此賢不可責也

書記翩翩

書記翩翩稱阮瑀陸韓卿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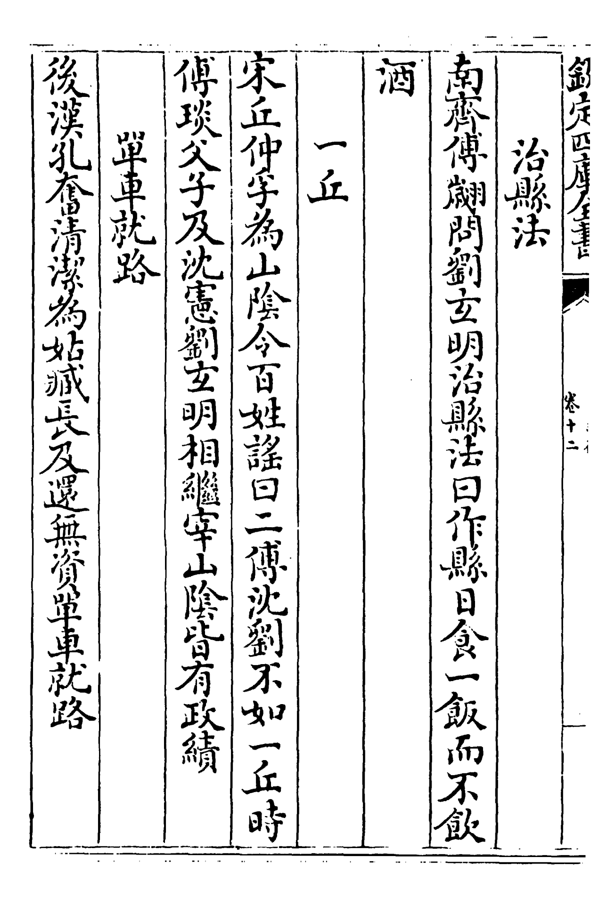
縣令門

神宰

唐張楚金歷虞鄉令略無留事號為神宰

令長

前漢志凡縣萬戶以上為令萬戶以下為長



治縣法

南齊傅翽問劉玄明治縣法曰作縣日食一飯而不飲酒

一丘

宋丘仲孚為山陰令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時傅琰父子及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皆有政績

單車就路

後漢孔奮清潔為姑臧長及還無資單車就路

理文墨

劉梁曰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若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後漢

諭蒙篇

馮伉為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黑黄白黄

國朝為餘杭令有黄裒黄頡相繼為政尤循良時人以

黒黄白黄别之葢東面黒而頷白晳也

慈父

房彦謙爲長葛縣令甚有恵化人號爲慈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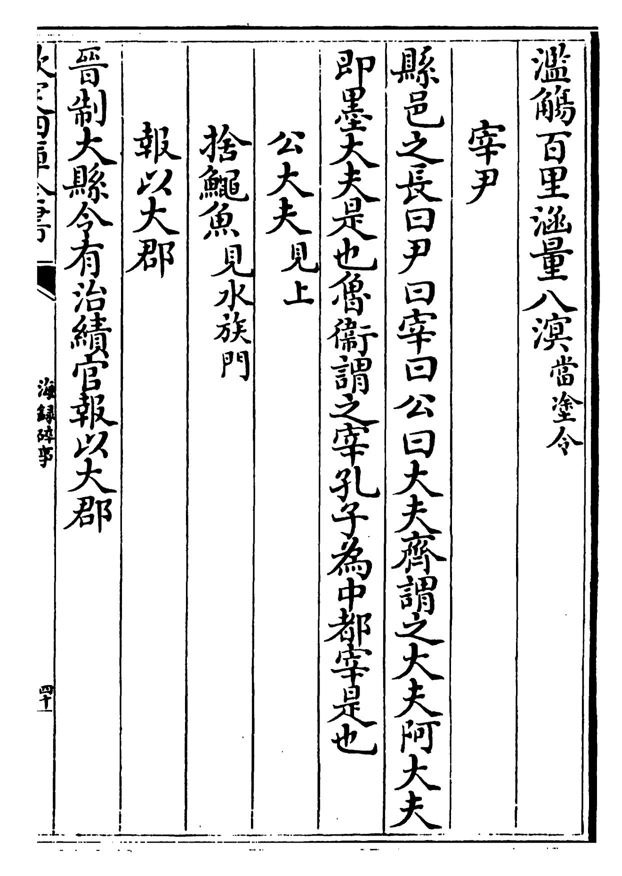
敢往

義縱初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醖藉

紋歌宰

寄謝紋歌宰李白詩

滥觴百里



濫觴百里滋量八溟當塗令

宰尹

縣邑之長曰尹曰宰曰公曰大夫齊謂之大夫阿大夫即墨大夫是也魯衛謂之宰孔子爲中都宰是也

公大夫見上

捨鼉魚見水族門

報以大郡

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

入為臺郎

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上轄

大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丞為副貳主簿上轄

尉分理諸曹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河陽一縣花

潘岳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盤根錯節

鄧騭以虞詡為朝歌長時賊數千人攻殺長吏故舊相弔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茂宰

吏曹難茂宰又題詩招茂宰 李嘉祐

天才

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

曹掾門

念珠廳

京兆士曹判案至百八道故謂之念珠廳

板法曹

道典令僕子起家為秘書郎亦為板法曹亦為板行參軍

三語掾

阮千里見太尉王君問老莊同異曰將無同王善之辟為掾

仁恕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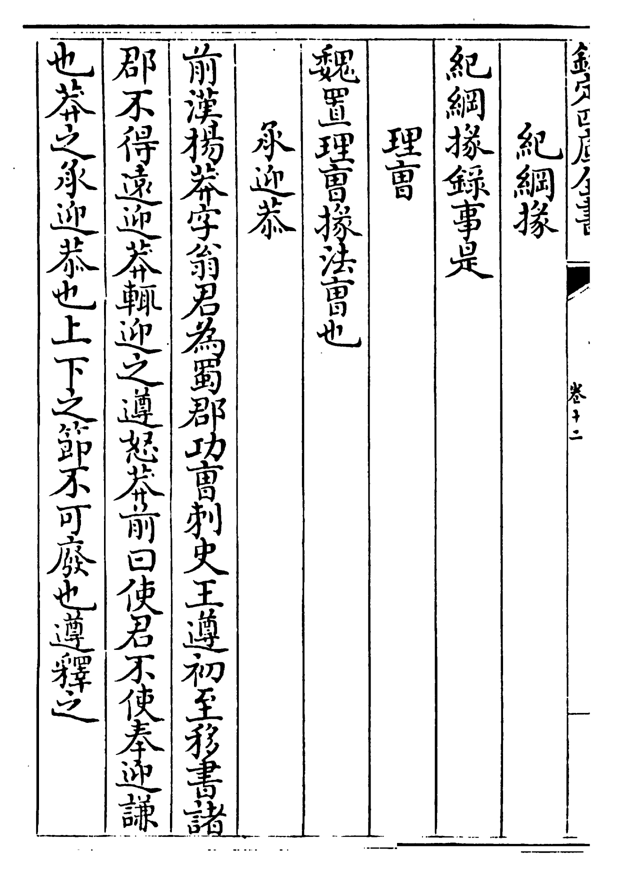
魯恭為中牟令袁安使仁恕掾往廉之注漢百官志有察獄仁恕三人屬河南尹

不署曹

張湯為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倪寛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注不署為列曹

奏讞掾

張湯以倪寛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湯甚重之



紀綱掾

紀綱掾錄事是

理曹

魏置理曹掾法曹也

承迎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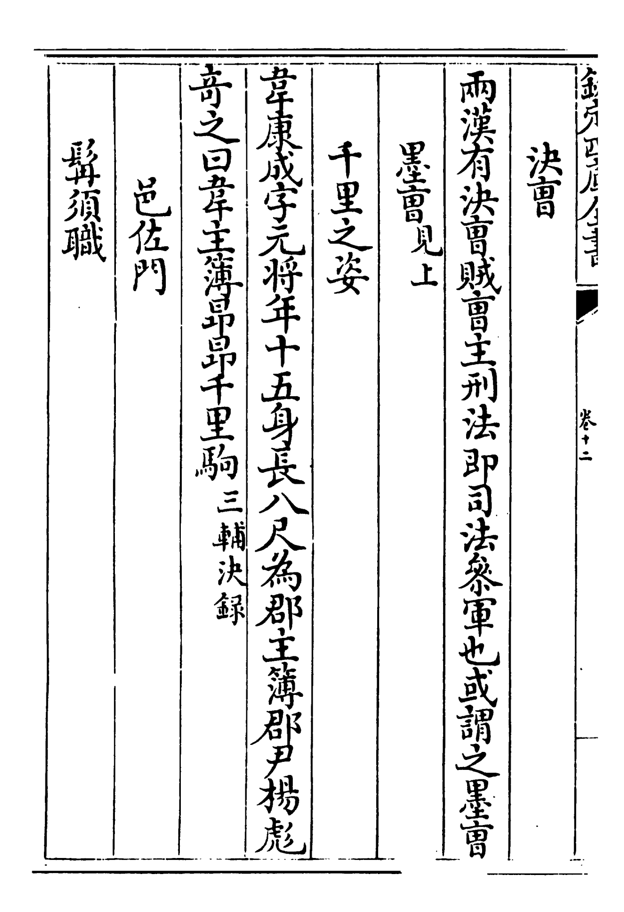
前漢揚莽字翁君為蜀郡功曹刺史王遵初至移書諸郡不得遠迎莽輒迎之遵怒莽前曰使君不使奉迎謙也莽之承迎恭也上下之節不可廢也遵釋之

河中三絶

徐伯彥轉蒲州司兵工文詞與司户韋暠司士李亘時謂河中三絶

百適

陳遵為公府掾史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遵曰滿百乃相關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自請斥大司徒馬宫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斥之乃舉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決曹

兩漢有決曹賊曹主刑法即司法參軍也或謂之墨曹

墨曹見上

千里之姿

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三輔決録

邑佐門

髯須職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以上封事李景為眉山主簿其制畧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髯須之職注云崔豹古今注羊一名髯須主簿

重聽

長史許丞聾晉鄴白欲逐之黄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

司符印

司符印主簿書主簿之職也

縣正

隋大業三年改縣尉為縣正 職林

春秋甫爾

劉延祐弱冠為渭南尉刀筆吏能冠於畿邑司空李勣謂曰君春秋甫爾便擅大名

捕賊掾

漢書捕賊掾注主捕賊者也尉亦謂之賊曹

佐鳴琴

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

一尉居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李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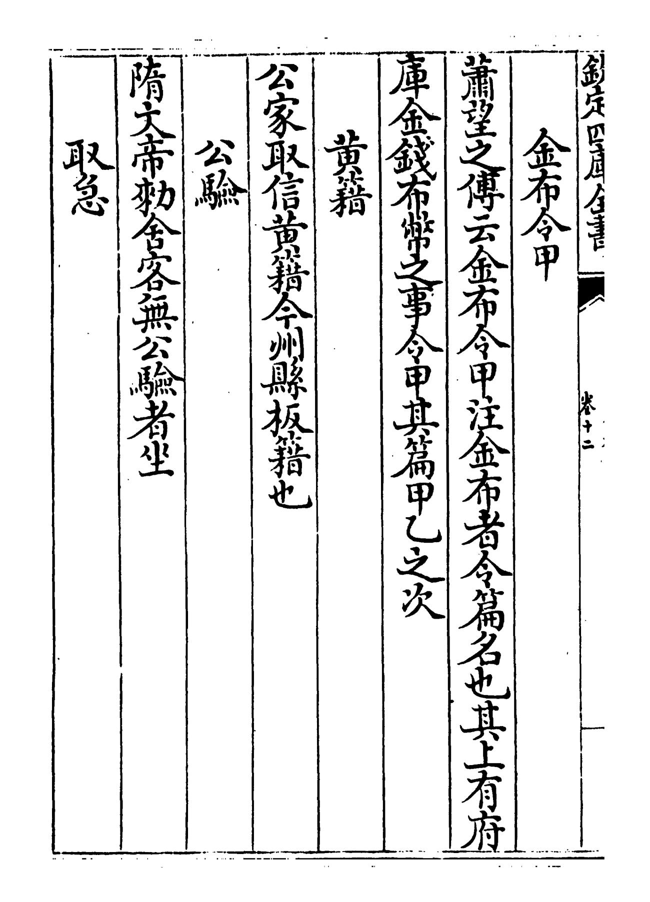
東南一尉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皆官也揚雄解嘲

簿書門休假附

簿責

使八輩簿責湯注謂以文簿一一責之張湯傳



金布令甲

蕭望之傳云金布令甲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令甲其篇甲乙之次

黄籍

公家取信黄籍令州縣板籍也

公驗

隋文帝勅舍客無公驗者坐

取急

劉彥詢卒其叔豹取急親送柩還鄉如今請急難假之類

無閭

李斯謂趙高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閭趙高曰請候上閭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告丞相可奏事二世怒吾常多閭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陳疾

南史謝幾卿多陳疾不視臺事言每以病請告居家也

草底檢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樞密謂之底三司謂之檢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宗政院之書也

五日沐

張安世休沐未常出如淳云五日得下一沐

文奏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注文奏簿書也謝玄暉詩

當早歸

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富鄭公詩

休沐遊集

漢律五日一賜休沐得以歸休沐出謁世說車武子為侍中每休沐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

簿領書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劉公幹詩

官僚門同官故吏附

王寮

猥荷公叔舉遠陪廁王寮注言為王臣也 潘安仁詩

平除

南齊丘巨源為江夏王掌書記平除奉朝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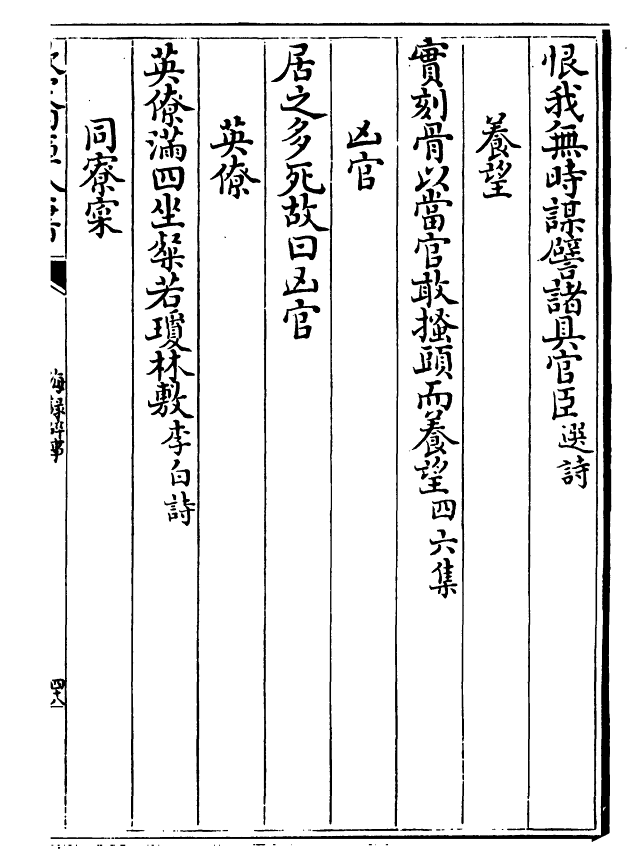
同班司

在昔同班司言魯連官也 何敬祖

番休遞上

羣臣百寮番休遞上 曹子建表

具官臣



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選詩

飬望

實刻骨以當官敢搔頭而飬望 四六集

亾官

居之多死故曰亾官

英僚

英僚滿四坐粲若瓊林敷 李白詩

同寮寀

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嵇叔夜詩

奉遵科教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吴季重牋

均茵

汲黯司馬安與周由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常敢均茵

鴻儀鷺序

寀寮雖雖鴻儀鷺序言有行列百官縉紳象之

交承門

猥承君後

任尚代班超為都護謂超曰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

初至承前

吳季重牋云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合符

袁公政並見刺史門

致仕門歸私第附

漏盡

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息

葢衆人也

香山社

樂天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肩輿往還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懸輿

衰疾近殆辱庶幾並懸輿言懸車致政也何敬祖詩

不待年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謝靈運還舊園作

納錄

前蜀沈將期納錄四六集

歸事

歸事猶言謝事請老也

娑娑事

晉王述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昶白戕於魏文皇帝云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

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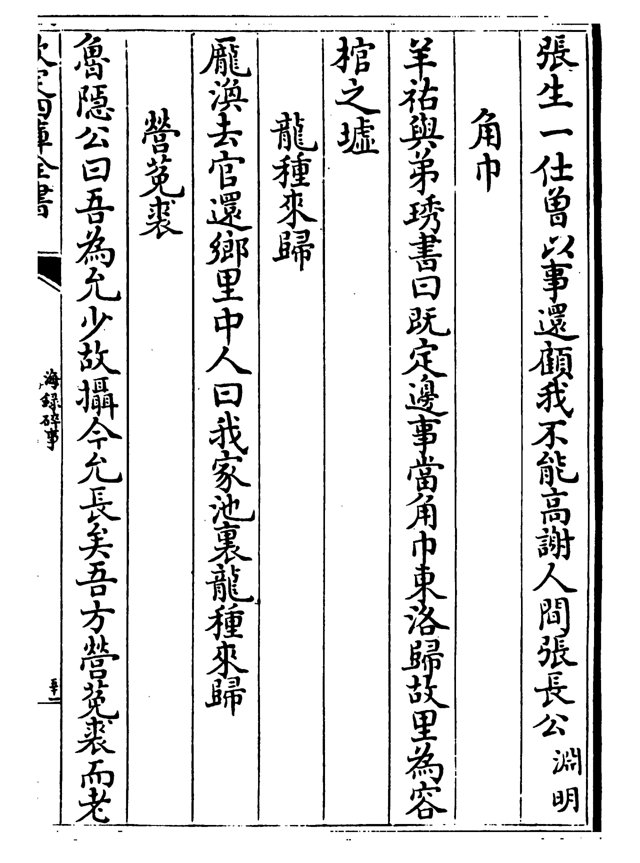
蜘蛛隱

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號蜘蛛隱

上病

張霸為潁川太守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以事還


張生一仕曽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張長公 淵明

角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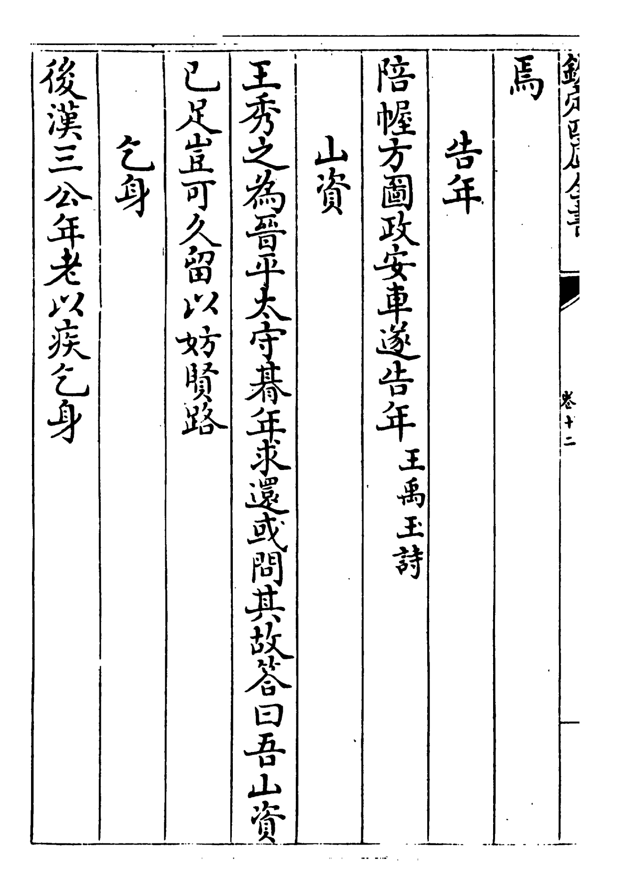
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為容棺之墟

龍種來歸

龎渙去官還鄉里中人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

營菟裘

魯隠公曰吾為允少故攝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而老



焉

告年

陪幄方圖政安車遂告年 王禹玉詩

山資

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問其故荅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乞身

後漢三公年老以疾乞身

保御太和

保御太和以究遐福晉賜致仕詔

卧振高風

蕭德言為秘書監以年老請致仕太宗詔曰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兹日闕西孔子故顯於當今

年至

漢書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

嘯咏窮年

蕭儼既致仕逍遥山野嘯咏窮年

告歸

書曰伊尹將告歸注云告老歸邑也

角巾東洛

薛革除左散騎常侍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

辭蟬捨冕

獻文詔宣武曰吾百年之後聽彭城王勰辭蟬捨冕遂
其冲挹之性也

告老詩

高允乞骸骨不許乃著告老詩

三騶軺車

趙芬字士茂拜尚書右僕射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上
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騶軺車鳩杖被褥歸於家

脫繻

公為柱下史脫繡歸田園侍御事也李白詩

聽致仕

唐制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中省奏聞

三分故祿

漢制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以終其身

歸骸故里

劉炫文云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

文史以怡神閲魚鳥以散慮

前園後圃

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山林之外四六集

請老私門

請老私門庾季才之言

閑闗却掃

閑闗却掃塞門不仕恨賦

投簪

聊欲投吾簪左太冲招隱

揮金

張景陽咏二疏云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注揮散也

養餘日

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張茂先詩

投冠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陶淵明詩

投紱

忽投紱以高勵 秋興賦

無事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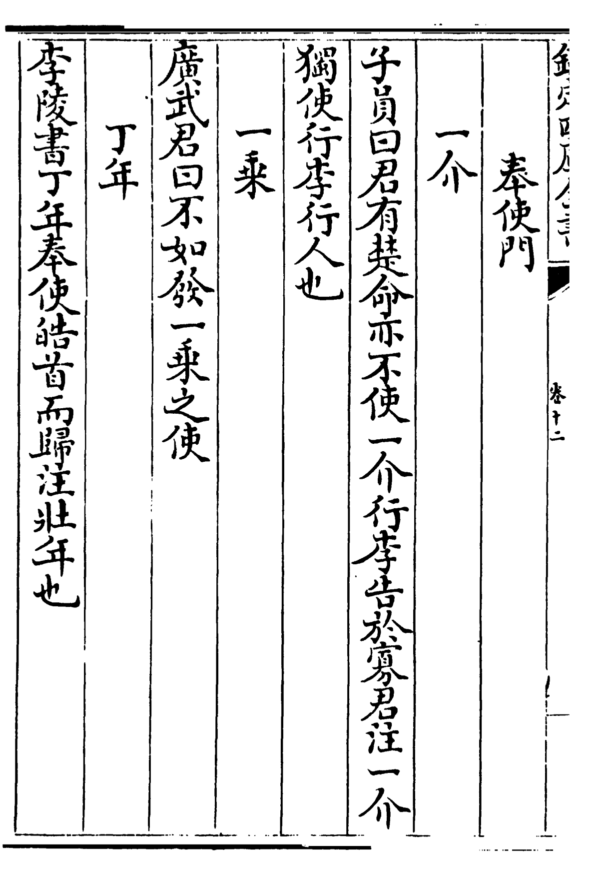
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 潘安仁誄

懸車告老

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蔡伯喈碑

逃相第

雖非逃相第乃是故侯園 李德裕詩



奉使門

一介

子員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一介獨使行李行人也

一乘

廣武君曰不如發一乘之使

丁年

李陵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注壯年也

輶軒

風俗通曰周秦帝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藏秘室

使星

後漢遣使者二人入蜀李郃曰有二使星入蜀分野

衣繡持節

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持節虎符發兵以擊斬首至萬餘級

直指使

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

繡衣御史

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活千人子孫必封吾活萬人後世其興乎

使壯

甚寵無如使壯行王禹玉詩

中郎使

匈奴傳論曰馳中郎之使葢漢武時匈奴使來遣中郎將報命

客使

晉文伯曰弊邑以刑政之不脩盜賊充斥是以令吏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垣牆以無憂客使

閒人

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韓信傳

單車之使

漢詔求才可使絕域

使君

王訢謂繡衣御史暴勝之曰使君專生殺之柄注爲使者故謂之使君

赤車使

何當赤車使再往名相如又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遇相如李白詩

流星貫使

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

輕使

光武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以賜賓融

國命全

簡才簡行李圖令國命全言使藺相如使秦盧子諒詩

單車使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李陵書

埋暢轂

王元長詩序暢轂埋轔轔之轍暢長也用張綱埋輪事

貢獻門

航琛 見珍異門

符拔

肅宗時月氏獻符拔師子注似麟無角

瑞龍腦

唐天寶末交趾貢如蟬蠶形老龍腦樹

萬年蛤

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絕

美艷帝以蛤賜趙后珠賜倢伃

太官獻丞

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茂材注獻丞主貢獻物也

似古賢

晉劉滔母答吳國書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

似古賢欲以奉貢

赤烏女

穆天子傳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於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染赤雀

文宣受禪日兗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

宴接之

西蕃諸胡朝貢詔裴矩宴接之

壤奠

蕃國王入朝奉贄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注言壤地

所出之物以為贄獻

紈牛露犬

紈牛露犬之玩乘黄玆白之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

紈牛小牛也又云渠搜貢䶂犬䶂犬露犬也王元長序

玆白見上

南金北毳

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兩車艚徂刀反恩倖論

對見門

對西廂

嚴凝又許對西廂謂賜對也王禹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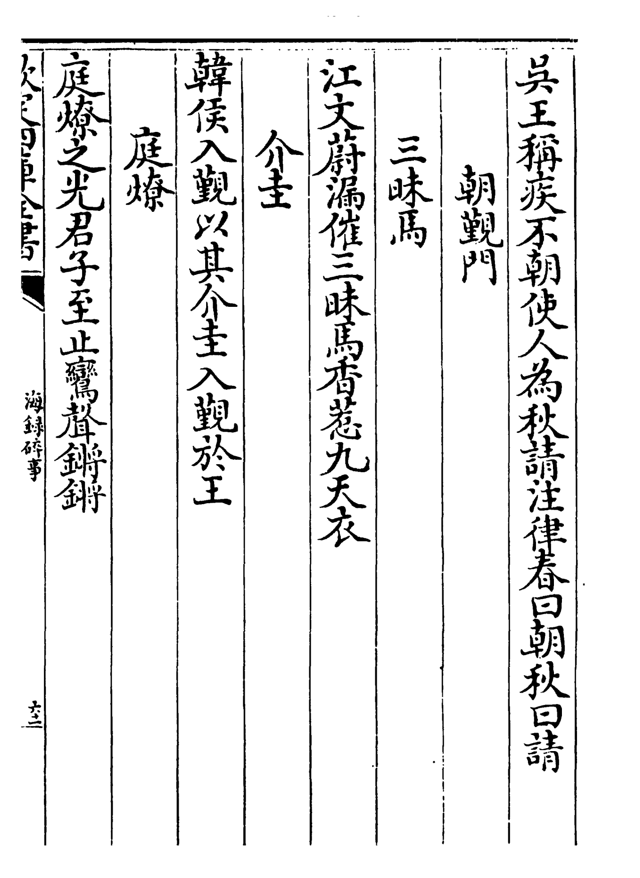
蛾眉班

筆談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廂對立謂之蛾眉班

儀適

賓融歸朝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

秋請



吴王稱疾不朝使人為秋請注律春曰朝秋曰請

朝覲門

三昧馬

江文蔚漏催三昧馬香惹九天衣

介圭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

庭燎

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駐車待漏

東觀漢記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政理門德政附

魚大由德

客有貢大魚於太守王龔龔曰汝南乃有此大魚乎曰

魚大由明府之德

米鹽

臧宣爲内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注米鹽細雜

也

民謹事約

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

弛維

振厥弛維

去煩蠲苛

去煩蠲苛以綏百姓

亂絕

渤海郡盜賊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之對曰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

去子

鄭惲所至重去子之法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姓

歌謠門

邑中黔

宋築城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也

公出游

段文昌帥荆州民歌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

棗下篡篡

笙賦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篡篡歌曰棗下篡篡朱實離離茹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行樂死何以虛謚為

兩穗謡

後漢張堪為漁陽太守人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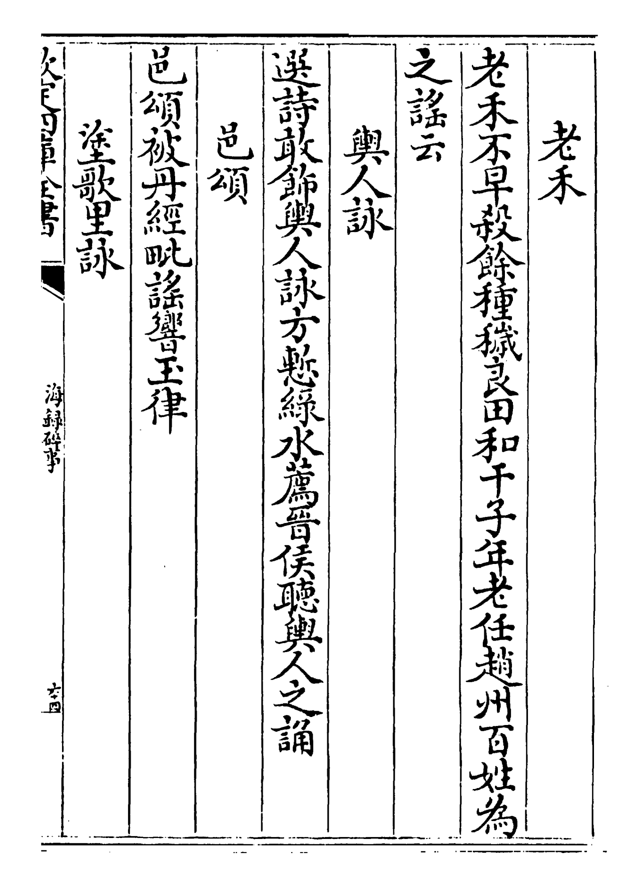
大冠若箕

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謡曰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

脩劒拄頤見上

蕭娘

蕭宏與呂僧珍督諸軍侵魏畏懦不敢進魏人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謂韋叡也



老禾

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和于子年老任趙州百姓為之謠云

輿人詠

選詩敢飾輿人詠方慙緑水薦晉侯聽輿人之誦

邑頌

邑頌被丹經毗謠譽玉律

塗歌里詠

塗歌里詠老安少懷

良吏門

官燭見燈燭門

萬人吏

鬻子民至卑而使之取吏必取所愛十人愛之十人之吏萬人愛之萬人之吏故萬人之吏擬卿相

悃愊

漢詔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注至誠也

詬租吏

縣省司刑官戶乏詬租吏李賀詩

負租

倪寬為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

良民吏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乃一解注良民吏善治百姓也

治民吏

漢輿言治民吏以黄霸爲稱首

誠長者

張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最衆賦

倪寛課殿黜終乃最衆賦 盧子諒詩

姦吏門

把其罪

王溫舒遷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

百罪弗法見上

姦如山

溫舒多謟事有勢者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

舞文巧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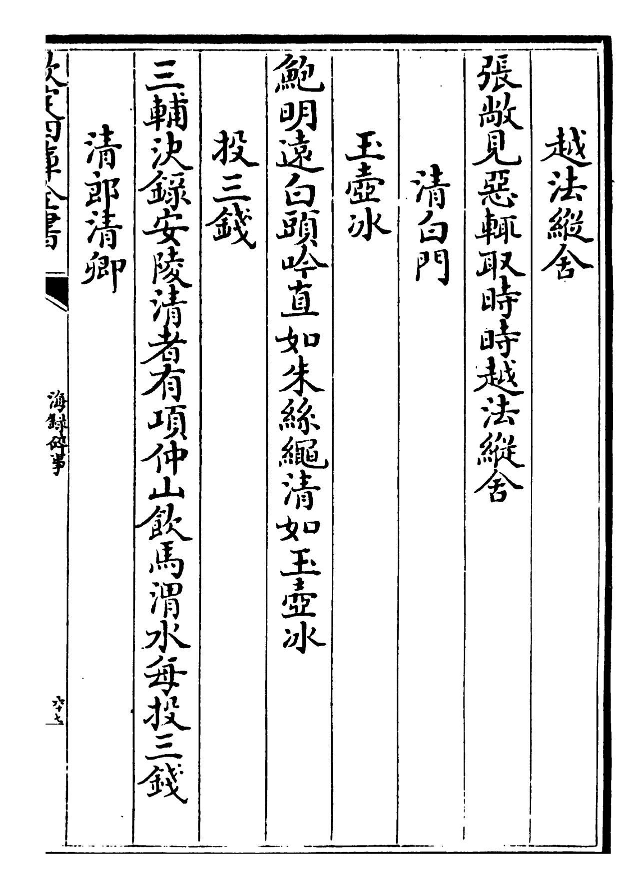
舞文巧請下户之猾以動大豪上

微文深詆

薛宣治淮南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註詆誣也

曲文

延年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



越法縱舍

張敞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清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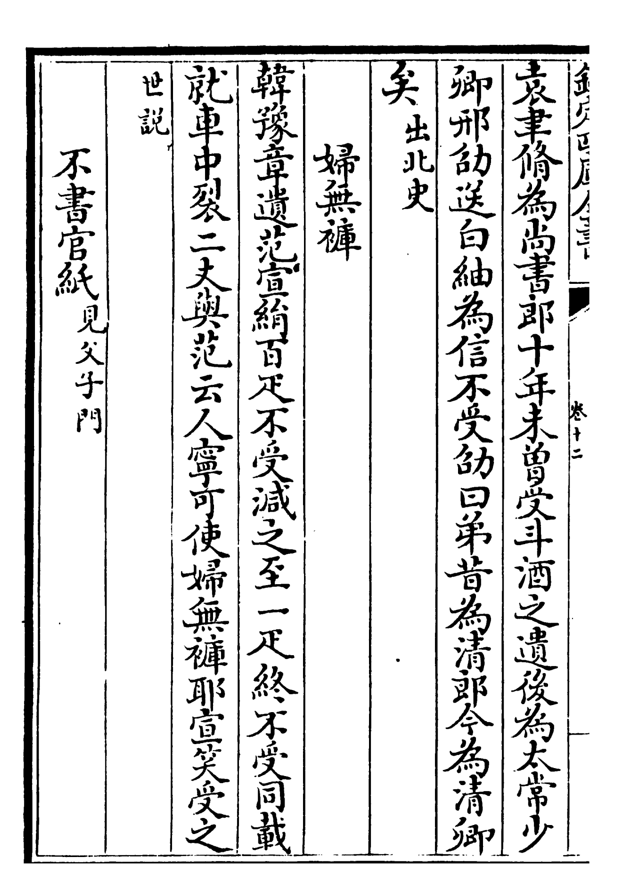
玉壺冰

鮑明遠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投三錢

三輔決錄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

清郎清卿



袁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後為太常少卿邢劭送白紬為信不受劭曰弟昔為清郎今為清卿矣出北史

婦無褌

韓豫章遺范宣絹百疋不受減之至一疋終不受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宣笑受之世說

不書官紙見父子門

十分受一

馬樞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饋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食一口

北齊彭城王㴲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餼曰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㴲爲食一口

金蟬質絹

李忠爲侍中卒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北齊

公廚烏梅

蕭俛爲嶺南節度嘗服藥左右於公廚取烏梅俛知止之

不改衡門

王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猶居舊宅不改衡門

器食

鄭當時廉潔不治産仰奉賜給諸公然其饋遺人不過

具器食注猶今一盤食也仰牛向反

安敢言清

煬帝謂樊子蓋曰人道公清是否對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

賣田自給

和洽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餉一奩

張盤為廬江太守潯陽令餉黄甘一奩盤悉以付外

行賂吾子

吏以兩黄甘與其子張盤鞭之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西陵石　鬱林石

食吴水　折轅車並見刺史門

操守門

閉影

陶弘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而閉影不交外物

有屬

高武侯傳喜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

秉徽尚

伊予秉徽尚謝靈運詩

并介

昔吾讀書得并介之人并謂兼利介謂自守嵇叔夜書

砥礪清節

砥礪清節博學好古陳孔璋檄

慎無為善

淮南子曰人有教其子曰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耶應之曰善且猶不可為況不善乎

貪汚門

墨敗

左氏貪以敗官為墨

捋鬚錢

唐宋遺史張崇帥廬州好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江都

人幸其改任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計口率伊渠錢明年再入覲道路相目捋鬚為慶又率捋鬚錢嘗令人假人死當作水族陰府判官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因大慙

賦黃魚

吳薛綜傳交州刺史朱符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銅山大賊

李義府相高宗爲楊行款白其贓詔司刑劉祥道與三司雜訊除名流巂州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牓於衢本傳

蝗腹梵字

蝗腹有梵字云自西天來世傳蝗食由吏貪殘所召農語曰身黑頭赤者武官頭黑身赤者文官酉陽雜俎

賜麻

唐滕王嬰蔣王暉皆貪汚帝聞之每賜諸王錢物二王

獨以麻數車云令充為錢索朝野僉載

一郡錢

五官掾張輔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

魚貪餌

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過而不顧又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魚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賄門

若無恥懼吏啟賄門言受人饋餉也陸贄奏議

没公廉

高允謂崔浩私欲没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

聚納響

薛吉不厲清節守汾州有聚納之響北史多下響字猶言有聚納聲也

買故賊

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贓縣官

侵牟

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牟若蛑賊也漁若漁獵也

與盜盜

縣丞長吏也文蘇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注與盜盜共為盜也 西漢

寄治

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劉向傳

貨賂上流

楊惲云貨賂上流言在位貪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也

後進生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刺史行部録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人廉得其罪聖懼自免

貶黜門遷謫附

極南天

故人何處没謫官極南天林逋詩

重刼

張敞身被重刼謂有兩罪也

惡熟

哀定之世季氏之惡已熟

井臼逸

任昉表褚衣為盧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見井臼之逆

火為山

張均流浦州詩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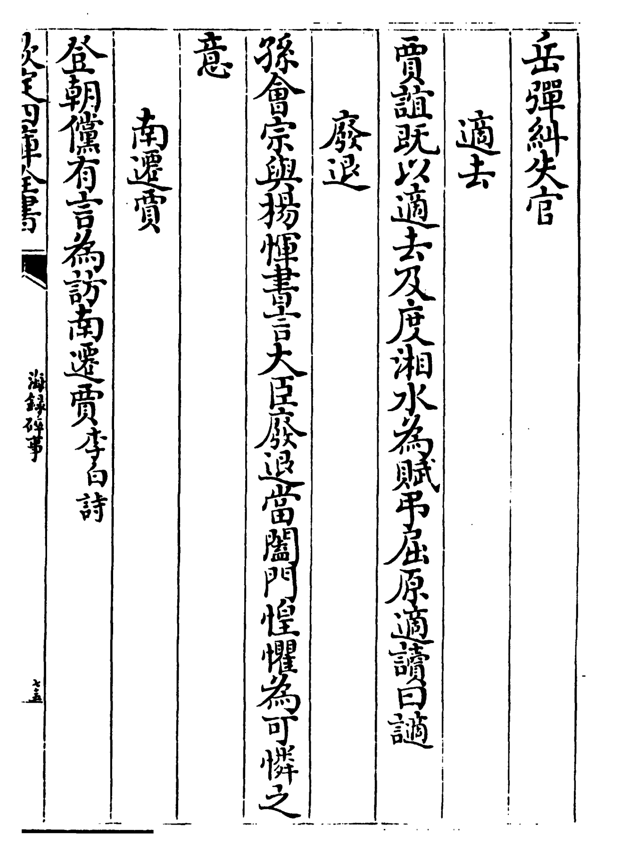
鬼作關見上

坐取官藁

謝鯤東海王越辟為掾坐家僮取官藁除名

寄名竊級

崔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



岳彈糾失官

適去

賈誼旣以適去及度湘水為賦弔屈原適讀曰謫

廢退

孫會宗與揚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

南遷賈

登朝儻有言為訪南遷賈李白詩

左黜

三輔決録陳重與其友雷義俱為尚書郎義以左黜重

見義去亦以病免

義足灰滅

施重山岳義足灰滅 胄子建表

誅始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 陸士衡表

束身

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

禍會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楊惲書

威名門

停霜卷雹

停霜卷雹言收威也李義山文

威令首塗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沈休文碑

霽威嚴

魏相為揚州刺史按治郡國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深知弱翁治行方大用願少自重相善其言為霽威嚴

威震郡中

王尊為安定太守五官掾張輔貪汚收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威震郡中

遷轉門

頻仍

光陰荏苒遷授頻仍李義山文

改授

改授撫南裔陸士衡詩

乞一片金

樂安任遐為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啟轉為金紫

劇遷公遷

漢制尚書郎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公遷縣令

遺表門

忍命

忍命封章叩心戀闕李義山遺表

遺占

遺占遺命也唐書有更遺占之語顔延年誄陶靖節云

式遵遺占

鑿楹納書

晏子春秋曰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

先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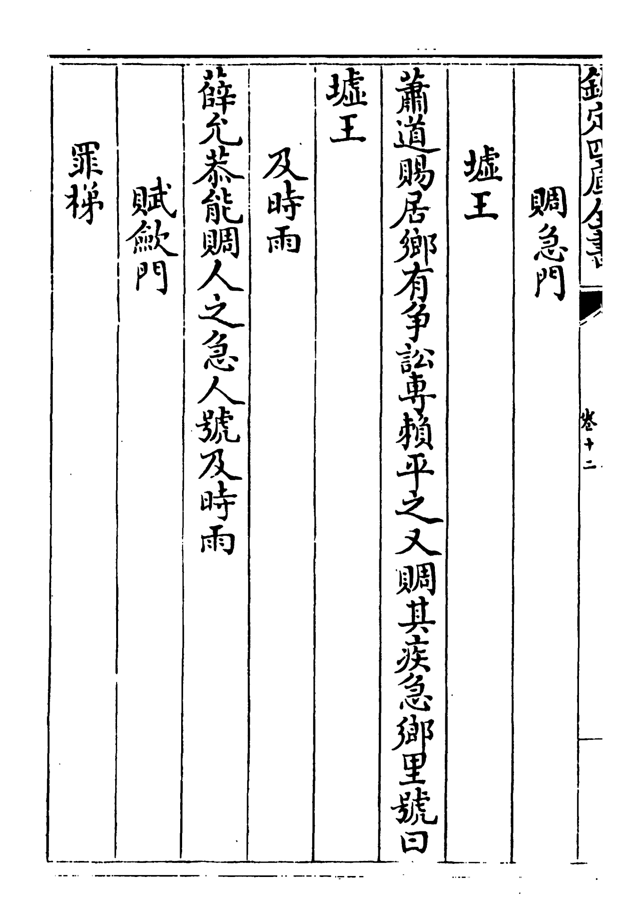
何並疾病作先令書注遺令之書也

北堂喪

史鰌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置尸於北堂足矣

樹枌檟

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謝靈運詩



賙急門

墟王

蕭道賜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賙其疾急鄉里號曰

墟王

及時雨

薛允恭能賙人之急人號及時雨

賦斂門

罪梯

鹽鐵論是開利孔以為民罪梯也

利孔見上

魚不出

耿壽昌自增海租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

傭調門

復卒

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注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也

避苦役

辰韓耆老皆言秦之亡人避苦役至此

市舶門

天子南庫

市舶録云市舶者其利不貲擁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

金山珠海見上

百蠻之費

百蠻之費五天之珍每歲山積 市舶錄

敗水

放洋之時或飄它國或溺名曰敗水 同上

䌰貨

市舶錄海南諸國䌰貨所湊玉篇似接子立二切蠻夷貨也

金珠御史 見時號喻物門

弘舸連軸

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陸佐公石闕銘

獨檣船

市舶錄有獨檣船深五千餘肘三木船深四千餘肘又有牛頭金睛船其大者可載一千婆簡方言二十兩為一加底二百四十加底為婆簡

攀附門

陳蘿故蔦

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脫鱗超踰非次 江總除詹事謝官表

陳席故劒

陳席不棄故劒無遺逐階時髦升陟清顯 陸倕謝詹事表

邀潤屋

邀潤屋之微澤冀霄燭之末光 廣絕交論

附旄端

附馳驥之旄端上

遺愛門

罷市

羊祜死南州為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

忠清君

兖州人為宋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

去轂

爭攀去轂

去見思

何武當官無赫赫之名去後人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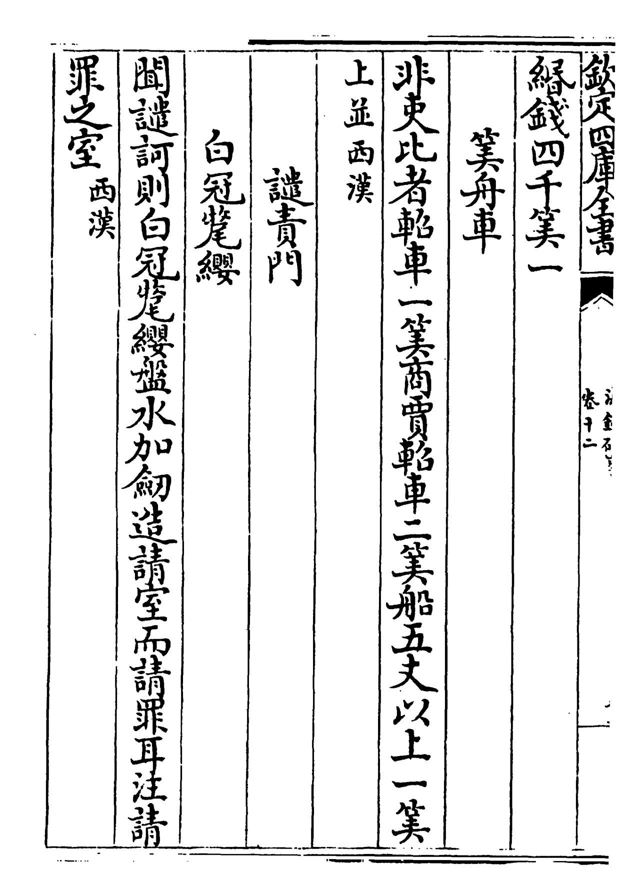
興利門

大鬻鹽

東郭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桑弘羊洛陽賈人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武帝時

筭緡錢

諸賈人末作率緡錢錢二千而筭一諸作有租及鑄率



緡錢四千筭一

筭舟車

非吏比者軺車一筭商賈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

上並西漢

譴責門

白冠氂纓

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注請罪之室 西漢

章劾

以臣有章劾當免張敞傳

刻肌削骨

臣自抱釁歸蕃刻肌削骨曹子建表

天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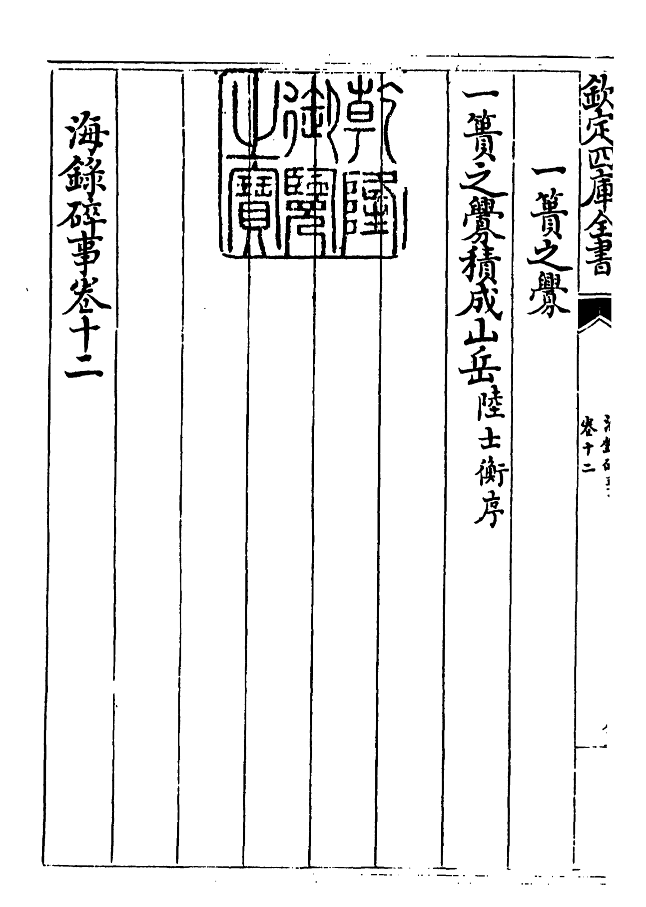
天綱不可重羅聖恩難可再恃上

徘徊恩澤

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上

一貫之學

一貫之學積成山岳　陸士衡序



海録碎事卷十二